

THE AUBRAC

飞出 牢笼

「法」露西·奥布拉克 著
顾良 张慧君 廖淑涵 译

ILS PARTIRONT
DANS
L'IVRES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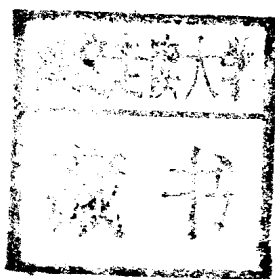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K825 657
AFI / 1

[法] 露西·奥布拉克 著
顾良 张慧君 廖淑涵 译

飞出牢笼

里昂, 1943年5月
伦敦, 1944年2月



中央编译出版社

045823

(京权)图字:01-98-0303号

LUCIE AUBRAC
ILS PARTIRONT DANS L'IVRESSE
EDITIONS DU SEUIL, 1984.
CET OUVRAGE, PUBLIE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FULEI, BENE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E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本书列入法国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出牢笼/(法)奥布拉克(Aubrac, L.)著;顾良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

ISBN 7-80109-231-7

I. 飞…

II. ①奥…②顾…

III. 奥布拉克(Aubrac, L.)-生平事迹

IV. K835.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245 号

飞出牢笼

露西·奥布拉克 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市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2.90 元



1943年3月15日露西在课堂上

雷蒙及其助手被法国警察逮捕





德国军官审讯雷蒙及其助手



1943年5月14日露西和雷蒙喜获重逢

雷蒙、马克斯和
斯瓦茨费尔德上校前
往杜古荣诊所



雷蒙与马
克斯同遭逮捕



露西和莫里斯



在杜古荣医生家的二楼，拉萨尼、奥布里和哈迪正在开会



克劳斯·巴比在杜古荣诊所用手枪逼住雷蒙、马克斯和一名妇女



克劳斯·巴比手持皮鞭对雷蒙严刑逼供

带着手铐的雷蒙



雷蒙和拉丹谢在囚室中





露西在克劳斯·巴比的办公室

雷蒙杳无音
信，露西度日如年



在车库的一间屋子里，突击队策划劫夺囚车的行动



紧随雷蒙所在的囚车





露西、雷蒙和布布登上飞机

一家三口飞向自由



怀念 埃莱娜和阿尔贝

以及受里昂盖世太保和民兵迫害的

其他牺牲者

—— 译 者 的 话 ——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位法国抗德女英雄的亲身经历。作者露西·奥布拉克及其丈夫雷蒙·奥布拉克都还健在,现住巴黎 13 区格拉西埃街 18 号。作者用日记体裁记载了历时将近一年(1943 年 5 月—1944 年 2 月)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涯。我们在把这本小书翻译过来,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同时,愿意就该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谈谈我们的认识。

一、法国“抵抗运动”的兴起

说到法国“抵抗运动”的历史,人们往往误以为从 1939 年 9 月法国对德宣战开始。其实不然。“抵抗”这个词一直要等到马其诺防线被突破、英法联军全线溃退后方才出现。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 年 6 月 18 日,

他在英国 BBC 电台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可能而且也绝不会熄灭。”^{〔1〕}人们往往还误以为，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演说立即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事实上，“抵抗”的口号最初只是旷野里的呼声，“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

在法国国内，军事失败使法兰西朝野上下惊慌失措，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抵抗运动”最初只是零星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公开亮出“抵抗”的大旗。法共领导在“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支持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抵制戴高乐“用帮助英国反对德国的办法来杀害法国人”^{〔3〕}。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因逃避兵役而遭通缉，只身逃往苏联。社会党和激进党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推行“不干涉政策”而威信扫地，其党魁莱昂·勃鲁姆和爱德华·赫里欧等人因为对“法国战败”负有责任，被贝当政府送上法庭受审。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传统右翼，即使不是支持贝当，也大多持观望的态度。

最早的一次集体抗德行动出现于 1940 年 11 月 11 日：一群爱国大学生在凯旋门无名士兵墓前集中，沿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抗议德国的军事占领。这一自发的和孤立的英勇壮举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其他的消极抵抗则无声无息，既没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也没造成对敌人的真正损害。三个重要日期标志着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入侵苏联，使法共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展群众性的抵抗运动；1942 年 11 月 11 日德军越过军事分界线，占领整个法国，使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有可能汇合成一股洪流；1943 年 2 月 16 日维希政府颁布关于实施强迫劳役制

的法令,最终导致贝当的“对德合作”政策的彻底破产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全面高涨。

在这期间,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兰西”逐渐站稳脚跟,但在外交上始终与丘吉尔冲突不断,罗斯福则对这个“自称的法兰西领袖”更是拒之千里之外。国内的抵抗组织陆续问世,规模很小,但数量众多。分裂、竞争和猜疑使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互存戒心,加上政治色彩各异、力量分散和众多内耗,国内抵抗运动在前进中举足维艰,除了东躲西藏,暗杀德军的恐怖行动还招来了疯狂的镇压。尤其是国外抵抗运动和国内抵抗运动的脱节给法兰西战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抵抗运动各派开始认识到团结的客观必要性。1943年5月27日宣告成立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则象征着抗德各政党、各派别在让·慕兰的努力下,最终实现了团结。

二、让·慕兰的历史功绩

让·慕兰(1899—1943)1940年6月任厄尔—卢瓦尔省省长,因拒绝与德国侵略军“合作”,被贝当政府罢免。1941年10月20日,让·慕兰经里斯本抵达伦敦。根据戴高乐的回忆,1941年12月,“我与让·慕兰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来伦敦前,他与抵抗运动的每一个派别都有过许多接触,并且探索过政治、经济、行政各界人士的意向。他对国内情况十分熟悉,我当即希望他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也提出了明确的建

议和具体的要求。”^[5]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以前,“自由法兰西”与国内的秘密联系被置于军事情报部门的控制之下,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英国人。无疑这是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所难以容忍的,其实际效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

1942年1月2日,让·慕兰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特派员”回到法国,肩负以下三项重要任务:“争取国内抵抗运动各派别、各政党对‘自由法兰西’的拥护;协调各组织的抗德宣传和抗德行动;从非占领区的三大抵抗组织中抽调力量,建立准军事武装,直接受戴高乐将军的指挥”^[6]。这里所说的三大抵抗组织就是以昂里·福勒内为代表的“战斗”、达斯蒂埃·德·拉维日里领导的“南部解放”和以法共为主的“自由射手”。虽说各派都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良好愿望,但让·慕兰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遇到一个重大的障碍:各派不想放弃对所属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武装力量的各行其是又使“联合”和“团结”徒具空名。

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在此期间,让·慕兰多次往返于伦敦和法国之间,福勒内和达斯蒂埃也于1942年9月前往伦敦——上述三组织于1943年3月26日在巴黎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统一抵抗运动”协调委员会,任命与三派均无关系的德莱斯坦将军为“地下武装力量司令”。在此基础上,1943年5月27日,让·慕兰在巴黎杜弗尔街48号主持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最终实现了国内抵抗运动的统一。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即6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让·慕兰在里昂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狱中遭酷刑致死。

三、克劳斯·巴比案件

在里昂近郊卡吕尔区与让·慕兰一起被捕的难友中，唯独雷蒙·奥布拉克依靠其妻露西的营救，终于逃脱了盖世太保的魔掌。一家三口“飞出牢笼”，抵达伦敦。雷蒙得到戴高乐将军的重用，在配合盟军解放法国国土期间，出任马赛地区共和国特派员。露西则作为“南部解放”运动的代表，出席“临时协商议会”，是法国历史上最早的女议员之一。“劫车救夫”行动更在群众中广为传诵，使露西成为公认的抗德女英雄^[7]。

但是，1983年初，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被引渡到法国，在里昂地方法院对其杀害无辜平民的“反人道罪”提起公诉，这一案件引发了一场出人意外的风波。首先，已于1964年作为民族英雄入祭“贤哲祠”的让·慕兰受到了含沙射影的攻击。有人引用昂里·福勒内在《黑夜必将过去》（法国罗伯尔·拉丰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中的片言只语，声称让·慕兰力促成立“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对法共抢占要职和扩张势力大有好处，似乎这位民族英雄是“共产党的同谋者”^[8]。法国全国科研中心为此召开了一次由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和让·皮埃尔·阿泽马及众多历史见证人参加的圆桌会议^[9]。这次会议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尚存争议，但至少维护了让·慕兰的真实历史形象。

在里昂受审过程中，克劳斯·巴比最初以沉默相对抗，同时又通过其辩护律师在新闻界散布让·慕兰在狱中“自杀身